



老饕

朱振藩



台灣著名作家詹宏志曾評說兩岸三地的飲食書寫，香港的短小實用，屬於「能吃不能看」的飲食指南；內地的以追尋舊味為主，是「能看不能吃」的飲食掌故，而唯有台灣的飲食小品能兼顧「文化」與「指南」，「能吃也能看」，說的就是朱振藩。

今年54歲的台灣美食高產作家朱振藩，據說品嚐過5萬多道菜餚，喝過的內地酒和洋酒各700餘種，與友人周末結伴組團尋訪台灣街頭巷尾、遠村近郊各大小食舖、店家，堅持30多年未止。舌尖味蕾的功力早已在實戰中煉得爐火純青，他對古文的精研之深，更讓他對每道菜的歷史淵源及菜系的變遷如數家珍，專欄結集出版26冊，追隨者甚眾。 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

朱振藩 (左一) 除了天生有副好體質，他也不忘運動，曾做過網球老師。



不久前，台灣光華新聞文化中心舉辦港台飲食文化論壇，記者終於親見了這位江湖盛名已久的朱振藩。時值寒潮襲港，老饕卻身著淺杏色的短袖襯衫，一條黑色西裝褲，黑皮鞋。腰間綁着一條皮帶，不見大肚脯，卻也算渾圓。僅憑外表看，與普通的政府公務員無異，但仔細瞧，他悍實的身形又和吃公糧人的臃腫區分開來。如果和他稍微再聊得久點，會發現他說話的特點，在近乎滯頓的語速下，常常蹦出4字或6字的成語來，這種語言的錯位，使談話現場時常充滿着讓人忍俊不禁的幽默。

朱振藩出生時，家裡找來算命先生批八字，發現他命理只有金和火，欠水、木、土。一般人五行最多缺一樣，他屬奇特。他的伯父給他起了「藩」字，田上有稻，水上有草，算是給弄齊了。金和火勢均力敵，表徵出來，便是「強項非常強，弱項非常弱。」英文、數學、音樂及任何電子儀器，都能讓他絕望，唯哲學、歷史、文學等是他的救星。

「高一時做智商測驗，我得了91分，正常人在110分到130分之間。結果我的老師還把我找去，安慰我說，『朱振藩，雖然你不是很聰明，但一個人只要肯努力，還是會成功的。』」他的弟弟也測了智商，拿162分。「他是天才中的天才，結果跟我在同樣的地方上班，領同樣的薪水。」他咯咯咯地笑了起來，眼睛擠成一條縫。兩人都在台北紀檢機構做調查員，吃公糧。

31位女弟子

朱振藩總是和食物特別有緣。他祖籍江蘇，母親擅燒江浙菜，父親出身名門，有家譜考證，是南宋理學家朱熹的第20代孫，對食特別講究，在這方面從不吝惜花費。父親做過法院的庭長，一次辦案成功，挽救了鹿港的一位小老闆的生意。從此以後，逢年過節，往家送的河鮮應接不暇，多到螃蟹滿床底的吧。

他從小也是全家最好吃的，總是想盡辦法搜羅美食。「我剛出生才1700克，是早產兒，沒想到養到現在是101千克。」他從小愛吃魚頭，總能把魚頭啃得乾乾淨淨。「我的小孩子們更厲害，3歲就能吃鯽魚，吃完了還可以把魚刺一根根排成一排。」

他的太太是香港人，岳父大人是台灣大學的僑生，回到香港後，做了環保署的政府官，分管港島的所有餐廳和大牌檔。「港島就兩個主管，他和另一位官員每年輪調，對所有小店小攤如數家珍。早年帶我到處吃，曾經一個下午，我們連趕4家，就吃他們的烤乳豬和燒肉，因為每一家出爐的時間他都知道。那確實是一段快樂的時光。」

台灣文化圈對他趨之若鶩，目前他手下有女弟子31人，以作家李昂為首，各大電視台當家主播、文化評論人、歌手等都被網羅其中，隨他吃喝玩樂遊遍四方。既然是學食藝，當然不能簡單的吃吃了事。「要問這道菜的典故，有什麼地方做得不對勁，做菜的次序怎麼樣才能讓味道更好。」經常讓女弟子緊張得花容失色。

「還有2個是香港人，一個是朱茵，一個是2005年的香港小姐林莉。本來我不想收。你想，我都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再見她們，收她們幹嘛？要不是蔡瀾幾次三番的提出，我只好追認。」

為什麼只認女弟子？「我曾經給袁枚的《隨

園食單》作注，看見隨園老師一生只收女徒弟，我只好見賢思齊。」

面相是入門

今生最讓他得意事之一，他說，是第一在在兩個大敵對陣營的報紙及雜誌同時開專欄。90年代初，台灣飲食業勃興，帶動了文化界及學界的研究興趣。他在最初的2、3年寫的專欄，後被結集連續出了4、5本書，奠定了他美食作家的地位。

他高一時讀袁枚，欽佩其文采而不忘，而後醉心古文及詩、詞、曲、對聯、札記等，又熟讀了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、《隨園筆記》及個人傳記，另一邊廂，他開始涉獵大量的國學大家們所寫的飲食著作，如唐魯孫的《大雜燴》、《什錦拼盤》、《中國吃》、梁實秋《雅舍談吃》、高陽的《古今食事》、邊耀東的《只剩下蛋炒飯》等，中國寫飲食的文集，他幾乎從未錯過。他後來寫的《點食成經》，便是以他的身體力行和古文累積讀堪稱為中華美食的巨著，袁枚的《隨園食單》，出版後反響強烈，也成為他個人的經典。

然而，他對古文的認識，卻是從面相學而來。

「我15歲時，第一次在書店翻到了一本面相學的書，情不自禁地看了下去，加上不時比對，結果站到日影西斜，從此走向不歸路。」後來他經過台北的一個公園，見到園內有一位幫人算卦的老人引經據典，口若懸河，他為對方的博學多聞所吸引，面相經典《人倫大統》和《兵諫》因為看得次數多，而能倒背如流。

「我大三前，思維和寫作都是古文式的。一次用文言文寫信給同學，對方回信說，如果以後再寫這種鬼東西就不回信了。從此以後，我才開始寫白話文。那時候跟人講話，別人說，你怎麼老是4個字、6個字的說啊？」因為飲食，他才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真諦。

此中樂不可告人

他因從父願，在大學讀法律系。「本來可以唸政大，但是大學聯考時，英文和數學加起來只有3分，而兩科的總分是200分。」但法律只是應付差事，畢業後先入紀檢機構做調查員，後因為工作辛苦，被調入內勤，多了閑娛的時間。「與幾個大學同學跟花蓮的同好們，組成美食會，每個周六選吃的餐廳，不許無故遲到，吃完後一群人又去一間賣北方點心的店舖，討論下個禮拜輪到誰坐莊。如果選的地方不好，3次之後要寫悔過書，不然就被除名。我們排除萬難，從台北縣吃到基隆，上限不能超過2,000塊台幣。每次回到台北，都是晚上11點了。」

別的他可能會忘，唯有食下之物忘不了，「吃完後，直落腦海。」

他現在正在寫從民國初年到剛過世的文化名家的吃的歷史，和對飲食文化的貢獻。「我曾經和邊耀東一起吃，在台灣，從台北開始，西半部吃到鹿港，東半部吃到台東，也是飲食見真情。」

他的朋友，除了文化食客，便是有真手藝的大廚和老闆。而他最令人妒忌的，是喜歡吃肥肉而從不礙健康。「其實黑毛豬的肥肉是甜的，而白毛豬的肥肉才很油。當然，此種樂不可告人也。」

微語錄

以言大義，或是新鮮八卦。微博時代，每周精選語錄，是以記之。(以下均轉載自新浪微博)

歐寧(策展人)

泰國英文媒體稱，法國正開拍一部昂山素姬的傳記電影，以泰國為外景地代表緬甸，出演昂山的是馬來西亞出生的楊紫瓊。兩人近日在昂山兒子的安排下在仰光見了面。12.13

陳志武(北京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)

為什麼要結婚成家？《天仙配》說出家的三功能：「你耕田來我織布，我挑水來你澆園」(家是實現勞動分工的生產單位)，「寒窯雖破能抵風雨」(家是實現人際風險互助的金融交易系)，「夫妻恩愛苦也甜」(家是情感交流流體)。由婚姻成家實現這三項功能，就能達到「你好好好為鴛鴦，比翼雙飛在人間」。12.18

寧財神(編劇)

我最好奇的是，美文的日本情緒從何而來，城門口的鼓，別錯的刀，白襯衣上擦若桃花的血跡，比日本還日本，審美上的趨同與致敬，到底是源自黑澤明，還是壽井鬼子來時的海軍功課？楊樹麟拿了黑澤明的皮兒，而美似乎想把孩兒種到地裡長成一棵樹。12.17 (編註：內地人評美文新片《讀子彈飛》) 12.17

黑川雅之 物質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人

在日本設計界領域，很少有人能像黑川雅之這樣的多面。他出生建築世家，兄長因把禪學帶入建築，並探討以人與建築的關係的「共生理論」而聞名國際。黑川雅之本人，除了建築、室內設計，還橫跨產品、金工設計等等，因而有「日本建築界的達文西」之稱。

他的新書《素材與身體性》近日由香港天地圖書出版。他在中國大陸的粉絲眾多，常常要出席大學的各種講座，或者應邀為客座教授，他在灣仔的天地圖書短暫停留後，便直奔廣州出席論壇。

從生命感知的設計

如果說，《素材與身體性》(後文簡稱《素材》)是一本有關設計的書，不如說，是關於設計師相當個人的人生體驗。「我問自己活着是為了什麼？自己到底是誰？至少活着是因為還有很多值得感動的事情。感動，也可以說是內心的激動吧。大概是生命激蕩出火花一樣的感覺。我想這和美是相同的。因為有這份感動才活着的吧。如果是那樣的話，我就是探尋美的人。」在《素材》一書的最後，他這樣寫道。一個終其一生都與日常生活的各種物質打交道的人，發出了超越物質以外的感觸。相比之下，如今北歐所推崇的「簡單主義」再如何熱銷市場，作為亞洲人，我們更願意接近黑川雅之對生命的細膩柔軟的態度，而不是冰天雪地中率性而為的硬朗。

書中闡述了作者對20種工業素材的理解和產品設計，用了很多「神靈」、「生命」、「死亡」、「寂寞」這樣的詞匯，讀者會跟着開始對這些素材發生某種身體上的想像。然而，你不會因為那些過於柔美的字眼而生膩，無論是素材本身還是設計形象，你還是看得出，有一個怎樣強大的男性力量隱藏其中。「我們全家的設計理念是互相影響的。我的哥哥最早是喜歡文學，然後才做了建築師。我正好相反，我是先成為建築師，受到哥哥的影響，後來開始把一些理念訴之在文字中。」今年78歲的黑川雅之，說話的語音輕柔，即便聽不懂中文，仍然面含微笑的專注記者。

理性第一

黑川雅之先後畢業於名古屋工業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建築系，全家投身建築界時，正逢二戰後的日本百廢待興，那時候，全家人在一起討論的話題，他現在還記得，總是關於建築如何節約成本，又能抗震，外觀大方。也許因為他一直呆在本國學習建築的緣故，他總能從生活中找到設計的靈感，而不用依賴參考現代的歐美作品。這也是他自己引以為傲的地方：可以毫不費力地將血液中流淌的日本傳統，通過物質的形式而外化出來。作為建築和工業設計師，他從不排斥抽象的概念，比如「偶然」、「感動」等。「發現偶然，是在做計劃之



前就打消做計劃的念頭，從而遵循『宇宙的原理』。作為自然當中的一個人，自由地行事，傑作也便產生了。」他這樣解釋創作靈感的來源。一位素未謀面、遠在中國北部城市的筆友的過世，能讓他陷入一種難以言述的「空虛感」，他寫下了《生之餘韻》的短文以祭悼。「關於死，重要的是其餘韻。如果本人是不知情的情況下死去的話，留在這個世上的一點點餘韻就是死的證明了。如果可以設計死的話，那就是設計死的餘韻了。」然而，他卻仍堅守着設計師對生命理性的遵從。請他列舉3樣在他生活中至關重要的東西，他認真地想了想，「第一是理性，第二是我，第三是朋友。」沒有一樣是物質的，在他心中，人才是最重要的。 ■文、攝：梁小島